



063

834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8657B

春潮社叢書

愛西亞

屠格涅夫原著

滌塵斯曠合譯



1928

1928, 5, 1, 初版

1—1500

每册實價三角

春潮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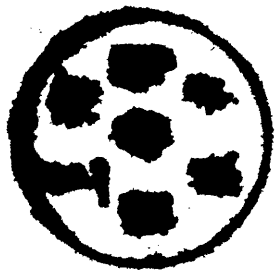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愛 西 亞



錢君匋先生作封面



小 序

一本薄薄的「愛西亞」，竟譯了有三月之久。短促寒冷的冬天是逝去了，但返看我們自己底成績，不禁要深深暗自抱愧。我們底力量竟是這樣的渺小。在先原定一星期完稿的事，竟會出人意料地延長到悠悠一冬；而今春來，終算是完稿了，可是一回憶起這過去的三月底煩惱的時光，到現在，我們還覺得惋惜。我們也不幸墮入了彷徨淒惘的境地裏。溫柔的甜蜜的戀愛之夢，却偷偷地在醒人的

小 序

深夜裏臨近了我們。各自爲了哀悵和喜悅底升沉，寂寞苦痛的時光在心頭激張着無限的淒涼，無限的哀愁裏消逝。空空消度了三月的時光！祇在近來，接連着歲暮的幾天日子，在一個淒冷的細雨黃昏時候，算把這久擱的殘稿譯完了。在譯這書底首先幾節時，我們正是抱了歡快的心緒，也正是戀愛底夢影低吻着我們睡眠的時候。在譯末了幾節時，我們正是沉潛在哀傷的心地中，也正是戀愛底幻影在醒後渺茫地消失了的時候。現在我們是在熱情底灰冷，身心底消沉以後，而比較的平服靜冷了；二隻在黃昏影裏寂寂地飛掠的鳥兒，是凝看了戀愛底紅潮在晚天一刻泛成絢爛的晚霞，一刻黯淡消隱了到灰白的蒼空裏去，而也斂翅了。我們因想將過去的一段惆悵，永遠留個印痕，作個小小的紀念，所以刊印出這本拙譯來，也正因爲「愛西亞」是這麼一篇哀艷淒惻的動人的戀愛故事。

我們在紀念自己底一些舊情外，我們還想再

介紹都格涅夫，都格涅夫自身。都格涅夫是抒情的小說家，是思索的詩人，我們都深知道，但他還是一個一生孤寂的人。他遠別了祖國，遠別了妻子，三分之二的全生涯，流浪在異鄉，已是深深不幸了。他遙望着祖國底山野，遙念着祖國底情狀，該有多少落寞飄零的愁情？而不幸又緊握着戀愛底苦杯。他戀慕着他寄居着的友人底妻子。在這個女子底身旁，他竟孤寂地哀傷地度過了他寂寞的一生。他不能窺探到戀愛底幸福底境地，他不能傾訴出他默默的心懷，他一顆深摯的愛心得不到消溶了女子眼淚的溫慰。他祇能在她一傍緊切地而又羞澀地淒望着她，因為他底天性是這般優柔。他在憂鬱中生來，在憂鬱中過活，在憂鬱中死去了。他生時創作了這麼多的高潔優美的戀愛故事，怕是他一生們幻寂的戀愛底結晶。在那些像詩一樣美的作品中，每流露着一脈憂鬱悲哀的情調。有時，更充滿着殉情的色彩。他雖結構謹嚴，一切都客觀地

寫來，但牠抒情的美妙，正好似沉醉的春夜裏暗襲來清新的幽香，朦朧的月夜裏浮漾起樹蔭深處的鶯唱。在平淡的字句裏，在平淡的事節裏我們每要閃見他掩泣的面影。我們吟讀他底作品，我們也感襲一縷悲寂的意味。人物底哀怨悽悵的印象蒙掩上我們底心頭，而教我們永遠憧憬，永遠低徊。

「愛西亞」也就是這樣一篇完美的作品。牠追敘一個人底戀愛的往事。在萊茵河的岸邊，風物秀美的鄉鎮，他療養他曾一度碎去的心。剛在他淒切的孤獨中，他忽遇見了同是羅西亞人的迦琴兄妹。他們倆也爲消散而來此。妹妹——愛西亞——她纖秀的豐姿撥動了他舊時隱掩下的熱情。他們結了相識，成了莫逆，戀愛底銀色的翅兒拍着他們底心頭。愛西亞底狂笑永遠追逐着他。于是告白來了，于是沉醉來了，于是溫柔來了，于是一切忽然像水中的月影，破碎了，消失了。愛西亞底蜜蜜的溫愛激撥了他。他在叩幸的門了，但他疑遲，但他

彷徨，他終于抓不住這稍縱即逝的戀愛底夢影，而愛西亞走了。失去了的天使再也找不見了。祇留下他淒絕的絕望的追喚的泣聲。故事在這兒是告結束了，一脈他哀韻却永遠顫動白紙上，顫動在讀者底心眼上。是的。直要到永遠。尋覓着溫柔的夢的青年友人們，請細細吟味這首戀愛底悼歌罷。裏頭即使有失戀的哀傷，教你心酸，但也有愛戀的陶醉，可以引取你一絲含淚的微笑。更請不要忘了：「幸福沒有明天——竟也沒有一個昨天，牠不記得過去，不念及將來，牠單有現在——竟還不是一天，祇是一天。」

一九二八，二，十，黃昏，塵第序於朝日樓。

(一)

我那時大約是二十五歲（姓名的起頭是 N. N.）。那是一段久已過去了的往事，你該知道。我剛得了我底自主權，到海外去，不是，像那時習常說的，「去完成我底學業」，不過單因為我要去看看上帝底世界。我那時候正年輕，健全，興高彩烈，我又有許多的錢；煩惱還不曾近臨我身；我生活着，不向後望一望，儘照我所要做的做去，——總結一句，我是一帆風順。在那時那種思想從未躡進過我

底腦，說是人不是一株植物，不能久久興榮。青年吃着一枚鍍金的薑果，就以爲那是他底日常的食料了；但時候到來，那時他要求吃一塊麵包了。但是談到這些是沒用的。……

我遊歷着，漫無目的，漫無計劃，隨時有一處地方使我心悅，我就留着，一到我覺得想見見新的面影——尤其是面影——時，我重又前進。我獨對於人們發生趣味；我不能容忍名勝的遺跡或者珍奇的搜藏；一眼見到領導的人，我胸中就湧起無聊和煩燥底情感——我在特萊斯登底綠庫裏簡直要發瘋了。自然於我有着強有力的感力，但我不愛她底所謂美景，出奇的高山，岩石，和瀑布；我不要她來闖入我底心或分我底心。但人們，活人底面，他們底言語，他們底舉動，他們底嬉笑，沒有這些，我便不能生活。在人羣中我常覺得分外地快樂和安適。別人去的所在我也高興去，別人叫喊的時候，我也高興叫喊——同時我喜歡去注意他們叫

喊底樣子。去觀察人們使我發生趣味；我不獨觀察他們，我還懷着歡悅無厭的好奇心探究他們。但我又離題而說話了。

言歸正傳吧，大約在二十年前我正住在德國底名叫Z的小鎮上，在萊茵河底南岸。我正需要着孤獨，我剛爲一個在一處溫泉場邂逅的年輕孀婦所刺心痛傷。她非常地艷麗，玲瓏，對於個人冶容送媚，也對我，可憐的負疚者，賣弄風情。最初她盡惑我，但是最後她竟殘忍地痛傷了我，爲了一個年輕，玫瑰色面頰的把伐里底官吏而犧牲了我。我應該自認，我心中底創傷並不很深。但是我想必需暫時把自己浸沉於哀感與孤獨之中——什麼不是青春好享樂的呢？——所以我住定了Z鎮。

那市鎮底位在兩個高山之麓的形勢，一灣清澄的小溪，萊茵河底支流上的險橋，但是一切中最要緊的，牠底美酒，引住了我。常在一個太陽剛落山的黃昏（那是六月時候），許多艷麗秀髮的德

國少女在這古鎮底街道上散步，當她們遇見無論那個異鄉遊客時，她們每要和悅低聲問候一聲「Gutea Abend」（晚安），她們中有許多竟不回家去，即使那時候月亮已升上舊屋底尖頂，街道底小石在她底凝靜的光波中已清歷可見。我歡喜在那個時候在鎮上隨處閒步，因為月亮似乎從澄清的碧空定睛地照看着那鎮，而那鎮感覺得那凝視，在那兒驚心甯靜的站立着，全都浴在月光中，那柔靜的光，那所有這些時幽靜地激動靈魂的柔靜的光。矗立在高的夏特色的鐘樓底頂上的定風針像朦朧的金黃樣閃耀；那同樣的金黃掩在黑暗發光的溪水而起伏着波浪。細瘦的蠟燭（德國人是節儉的）在斜屋底下的窄窗盤上朦朧地燃着。葡萄藤幽秘地沿着石牆展伸牠們底纏繞的藤鬚；有什麼東西跑過靠近古老的泉水的陰蔭裏的三角市場；突然那渴睡的守夜人底笛聲達到你的耳中，一隻溫性的狗兒低音地狺狺叫着；那溫暖的空氣撫拂

你底臉頰，菩提樹的馨香是這麼的馥郁所以你的胸頭不自主地深深的深深的呼吸，「Gretchen」這個字，或當作是一種讚嘆或當作是一個疑問，浮上你唇邊來，

那個Z小鎮去萊茵河有二英里之遙。我常時去眺望這條浩浩大河，坐在一株巨大孤零的槐樹下的石座上，連着幾個鐘頭地想及那殘忍的孀婦，並不沒有心靈的勉力。一座馬利亞底小彫像，帶着一個幾乎小孩似的面貌，她底胸上有一個刺在劍上的赤心，從樹枝間悽傷地向外望着。河底彼岸是一個名叫L的小鎮，比我正寄居的一個似乎大些。有一個黃昏，我正坐在心愛的座位上，有時望望河，有時望望天或者葡萄場。我底前面，一羣男孩在爬船，這隻船已經拖上了岸，正攔翻着，塗煤膠的船底向着天。幾艘小艇掛着鬆弛的帆子駛過了；碧波平流前去，絕沒有一個滾浪或一次漣漪。突然，音樂底聲音襲來我耳；我傾聽着。在L鎮上，正

有雙人舞玩着，大提琴時時發出沈濁的聲音，絃琴底音調錯亂着，但是笛子尖銳地響着。

「那是什麼？」我問一個穿毛絨背心，藍襪，和扣鞋的老人，他恰走了上來。

「那個麼？」他先把烟管從嘴底這一角移到那一角，然後回答說，「學生們從B地來——舉行一個『Commers』。」

「譬如我去看一看這個『Commers』呢，」我想。「而且呀，我還沒到過L鎮哩。」因此我找到了一個划船的人，叫他把我渡了過去。

(二)

或者不是個個人知道什麼叫做一個『Commeis』的罷，那是一種莊嚴的宴會，在那宴會上一地或同社的學生們都聚集在一起。差不多所有參加這Commers的人都穿了在好久以前已被德國學

生採用了的服飾——匈牙利的長衣，高統靴，和小便帽蕩着特種顏色底絲條帶。學生們常在飯餐時相會。在他們高級生底領導之下，開宴歡飲，直到通宵，喝酒，唱歌，——Landesuater, Gaudeamus等——吸烟，向費利斯丁的人賭神罰咒，有時並且竟會僱了一班音樂隊來。

正是這麼一個 Commers 在 L 鎮舉行着，在一門打着臨街的「太陽」招牌的小客店底花園內，客店和花園都裝綴了旗幟；學生們坐在那脩剪整齊的菩提樹下的桌邊，一隻巨大的猛犬躺臥在一隻桌子的底下；一邊在一所盤繞長春藤的消夏的屋子內樂師奮熱不停地奏着樂，時時飲些啤酒，以舒暢他們底精神。在街道上，在低的花園牆底另一邊，成羣的人攢聚着。L 鎮的溫良的人們不疏忽這個得以向那新到的遊客呀開了嘴好奇驚嘆的機會。我混在觀衆底大羣裏；這使我高興去注視那學生們底面影，去看他們擁抱，去留心年青人底天真

的嬌態，他們火灼般的警視，去聽他們底高呼狂叫，他們底忘機的笑聲——世上最好的笑聲——所有這些愉悅的青春蓬勃的生命，這些鮮活的向前的掙扎，不論牠向何處掙扎，祇要是掙向前去；這些無憂的放懷感觸激發了我。我該不該也參加他們？我問我自己。

「你還看得不夠嗎，愛西亞？」一個在我背後的男子用羅西亞語說。

「再讓我們稍留一會罷，」一個女子用同樣的言語底聲音。

我迅速地掉過頭去，我的眼睛落在一個面貌娟秀的年青人身上，他戴着一頂便帽，服着一件寬鬆的短衣，他在他臂上攬着一個年輕的女郎，身不很高，戴着一頂草帽，全蓋去了她臉兒底上部，

「你們是羅西亞人嗎？」我不自止地脫口而出。那年青人微笑回答：

「是的，我們是羅西亞人。」

「我從沒料到——在這麼一個偏僻所在，」我開始說。

「而我們也從沒料到，」他插說：「但那有什麼呢？最好也沒有了。讓我介紹自己罷。我的名字叫迦琴，而這個是我底，」——他躊躇了一會——「我底妹妹。請教尊姓？」

我告訴了他我底姓名，我們開始談話了。我得悉迦琴是像我一樣，爲了消散而浪遊，在大約一星期前來到了L鎮，現在仍在那兒住下去。忠實說來，我從不願意在海外去和羅西亞人結識。我遠遠從他們底步態，他們衣服底剪裁，多半從他們底臉上底表情辨識出來。他們底自滿，輕蔑，時常傲慢的表情會突然變成小心卑怯底表情。那人立即機警起來；他底眼兒不安靜地浮動。「好天爺，我說了什麼愚笨的話了嗎？他們在嘲笑我嗎？」這種急速的警視似乎在說。瞬息的時候過去了，臉上依舊籠上牠先前威嚴底表情了，時或互相轉變爲一霎底

呆滯的困惑。是的，我避羅西亞人；但迦琴一上來就教我心悅。在世界上有些這麼快樂的臉兒的；人人都歡喜望望那種臉兒。牠們好像來溫暖，來愛撫你。迦琴有着恰是這麼一個臉兒，一個溫和，愛撫人的臉兒，具着大而柔媚的眼睛，柔軟而鬢曲的頭髮。他說起話來是那種的樣子，所以就是你不看見他底臉兒，你覺得，從他底語聲底音調，他正在微笑着。

那女郎，他所稱她爲他底妹妹的，在我第一眼看來是極秀美的。在她底黑膚小圓的臉上底臉紋中有些創格特質在內，且具着小而窄薄的鼻子，差不多孩子樣的臉頰，和明亮晶黑的眼兒。她身段婀娜，但似乎還不十分發育。她全不像她底哥哥。

「你可肯和我們到家裏去嗎？我想我們已看那些德國人看得很久了。現在我們的年青人早好摔碎了杯子碰壞了椅子了，但這些孩子們太過於拘束了。你怎麼說呢，愛西亞，我們好家去了吧？」

那女郎點頭首肯。

「我們住在鎮底那頭，」迦琴繼續說，「在高據葡萄場中的一所孤零的屋子內。那上面風景動人一來看看吧。房東太太答應替我們做些蜜餞。天快黑了，所以你還是趁月色渡茵萊河吧。」

我們發步。穿過鎮底低門之一（用圓的石頭砌成的古牆四週環圍，所有的望台還沒全拆廢），我們出走到了田野，沿着一座石牆走了大約百步之後，在一扇狹門前立停了。迦琴開了門，引導我們從一條峻峭的小徑登上山去。葡萄樹生殖在小路兩旁的坪上。太陽剛落山，一線薄薄的紅光依舊懸在高莖的綠葡萄上，蕩在厚厚地鋪滿着大小輭沙石的乾草地上，浮在小屋底白壁上；這一所小屋，偏斜的黑屋椽，有四扇明亮的窗，矗立在山之絕頂上，我們正在爬上這個山頂去。

「這就是我們底寓所！」當我們走近那房子時，迦琴喊說，「那兒就是我們底房東太太手裏拿

着我們底蜜餞。晚安，太太。我們就要坐下來吃晚飯了；但是，」他添說，「先向四面去望一下。你說，景緻如何？」

景緻確是壯麗。銀色的萊茵河在地綠綠的兩岸之間，躺在我們底腳邊。在一處，河水在落日底金暉之下，發射出般紅的光來。我們能夠望見那簇聚在河岸上的小鎮上所有的街道與房屋，再遠些是田地與山丘底一片寬闊的曠野。下面是美的，但是上面還更要美些。最最感動我的，是天空底澄清和深渺，空氣底輕漾和透明。新鮮輕淡，牠似乎圍住了你搖蕩而旋轉，彷彿牠在那麼高的地方也感到更加自由些了。

「你揀到一個壯麗的寓所哩。」我說。

「愛西亞找到的，」迦琴回答說。「那麼，愛西亞，」他繼續說，「你吩咐罷；東西都擺到外面來，我們露天吃晚飯。我們能聽到那邊的樂聲。你曾經注意過沒有，」他轉向着我，說下去，「時

常一場雙人舞近聽是沒有意思的——不過是粗暴卑夷的聲音；但遠遠地聽來却是驚嘆的，牠喚起了你所有的浪漫的情感。」

愛西亞（她底真名是安娜，不過迦琴喚她愛西亞，所以你能答應我也這樣稱她的）同時跑進屋子去了，立刻又同着房東太太走了出來。她們合拿着一個托盤，內有一盞蜜餞，碟子，調羹，糖，楊莓，和麵包。我們坐下來，開始晚餐。愛西亞除去了帽；她底黑髮，剪短了像男孩一樣梳着，厚厚地一鬚一鬚的披在她底頸上耳邊。起初她見我害羞，但是迦琴對她說：「愛西亞，你怕什麼呢？他不咬人的呀！」

她微微一笑，不久之後開始和我談話了。我從沒見過一個還要不安靜的人。她沒有靜坐過一刻；她時常立起身，奔進屋裏去，又跑回來，或者低聲地唱着歌；她時常狂笑，而且也笑得怪可奇妙的樣子：她狂笑似乎不因為她所聽到的話，却爲了襲來

到她腦中的種種思念。她晶瑩地逼人地緊望着你底兩眼，但有時她底眼臉微微下垂，於是她底警視立刻變成深切而溫柔的了。

我們談笑了兩點鐘以上。白天早已消失了去，黃昏最初的是火一般紅，漸漸地明亮而紅寶石色，於是暗淡而朦朧，已早悄悄地溶去而沈入黑夜中了，我們底談話仍是絮絮不絕，和平幽靜有如四週的空氣。迦琴叫了一瓶萊茵河酒來，我們悠閑不迫地喝着。音樂繼續着浮過水面，飄向我們，樂聲似乎比先前更悅耳輕柔了；燈火出現於鎮上河中。突然，愛西亞底頭低了下去，因此她底鬢髮遮住了她底臉龐；她潛然沈默，幽嘆；她當即告訴我們她是渴睡，於是跑進了屋去；但是我看見，她並不點起蠟燭，却對着未開的窗佇立了許久。最後，明月高升，畫影萊茵河上。每種東西漸成明亮，或黑暗，或變化了；就是我們雕刻的玻璃酒杯中底酒，也起有一種神祕的光亮閃發着光。風息了，好像池已收斂

了棹底翅兒，而逝去了。夜玫瑰底芳香的暖氣柔柔地自地面升起。

「是走的時候了，」我說，「否則我或者會尋不着划船的人。」

「是的，是時候了，」迦琴重說。

我們從1路下去。忽然，有幾塊小石子在我們後面滾下來。那是愛西亞想追趕上我們。

「你還沒曾在睡嗎？」她底哥哥問，但她不應聲答他，跑過了我們。那末了幾盞將熄下去的燈，客店花園內學生們所點的，從下面耀射樹葉，給他們加上一層歡躍奇幻的樣子。我們在河邊找着了愛西亞：她正在對划船的人絮絮說着。我告別了我的新朋友們，跳進了船裏。迦琴約着第二天來看我；我緊捏住他的手，向愛西亞伸上我底手去。但她祇望着1俯頭致禮。那船離開了繫舟的所在，浮下急流去。那強健年老的划船人偏向櫓去，把櫓浸入濃黑的水中。

「你侵在月光底縷痕中了，破碎了牠，」愛西亞在後向我喊說。

我低頭看去，船的四週深黑的波浪正在跳着舞，

「再會！」一再我聽得了她底聲音。

「明天再會，」迦琴在後向我喊說。

船離了岸，我跳了出來，望過河去。在對岸沒有人影可以見到。月光的縷痕重又像一條黃金的橋樑架過河面。顯然因為是一曲終曲，萊納底古式雙人舞底快板飄浮了過來。迦琴是對的；我覺得我所有的心弦應和着那誘人欲醉的歌調而震動了。我轉步家去，穿過了黑暗的田野徐徐地吸入馨香的夜氣，到了我小小的房間時仍被無目的無止境的想望底沈溺的恍惚侵襲着。我覺得我是快樂。但我為什麼快樂？我不要什麼。我不想什麼……我是快樂。

差不多要從甜美靈活的情感底豐滿中笑了出

來，我鑽進牀去，早已閉了眼，我忽記到那整個的晚上我沒曾有一次想到過我那殘酷的美人。「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問我自己；「我是不是又在戀愛了？」但問了我自己這個問題，我現在想來我那時立刻就睡了去，像個孩子睡在他底搖牀裏面。

(三)

次晨我已醒來，（不過還沒起身）我聽得手杖在窗下輕敲的聲音，還有一個聲音我立刻辨別出，當迦琴底聲調唱了起來：

「你在睡麼？我底六弦琴
將你喚醒來……」

我忙着爲他開門。

「你好？」迦琴走進來時說；「我清早就來打擾你，但是看呀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早晨。清新而多露，天靈鵲正在歌唱着。」

有了他底鬚由，光亮的頭髮，他裸着的頸項，和他玫瑰色的兩頰，他自己就像早晨一樣的清新。

我梳洗好，我們到花園裏去，坐在一條長樺上，叫了咖啡，開始閑談了。迦琴告訴我他將來的計劃；富有家產，並不依賴着任何人，他心願獻身與繪畫，只是悔恨他思及繪畫太遲了，已白浪費了這麼多的時光。我也告訴他我底計劃；並把我哀痛的戀史忠心向他告白，他隨意地聽着我。但竭我所能見的，我並未用了我底熱情在他心頭喚起什麼深的同情。由於禮貌吧，他一次或二次的應和了我底嘆息，於是他提議要我伴他家去，看看他底畫稿。我立刻同意了意。

我們不見愛西亞在家，房東太太告訴我們道她已到廢墟那兒去了。（去L鎮約二俄里是一座封建的宮殿底廢墟。）迦琴給我看了他所有的畫。在他底畫稿之中，頗有生命與真理，有奔放和壯闊的分子，但是內中沒有一張畫是完稿的，這種繪畫

在我看來是疏略而不貼切。我十分坦白地告訴了他我底意見。

「是，是，」他說着嘆了一聲，「你是對的；所有這全是極裏而粗淺的，但是怎麼好呢？我從未正當地學習過，而且可惡的司拉夫人底疏懶放蕩常佔了上風，當你想起工作時，你像個鷹兒翱翔，你能翻天覆地，但一付之實行，你便立刻變為孱弱而懶倦了。」

○ 我試着鼓勵他，但他只揮揮手，收攏了所有的畫幅，把牠們拋擲到沙發上去。

「倘如我只要稍有些耐心，我或許會成就些什麼。」他在齒縫間喃喃地說；「倘如我沒有的話，我將永是一個未成熟的，傲慢的淺嘗藝術的人。讓我們去尋尋愛西亞吧。」

我們去了。

到廢墟去的那條路導上一個窄狹的，樹木森森的山谷。在山谷之底，一條小溪潺潺地跳過石子似乎急急的去流到那條大河，大河在險斜的峭壁與山脊底黑界線外平靜地閃耀着。迦琴叫我注意幾個歡樂地光耀着的處所，他底話聽來，假如不像一個畫家底至少也像一個藝術家底。廢墟立刻在望了。在一塊光光的山巖底絕頂上，矗立着一個四角塔，因年代古老而非常晦暗，但還是堅實的，雖然顯然被一條縱線的裂痕分而為二。生着苔蘚的牆頂連接上那個塔，長春藤隨處蔓延着塔底週面。彎曲的樹木傾懸自那灰白的雉堞與碎裂的圓頂屋。一條石路導及大門，大門還依舊存着。我們正行近門時，我們突然看見，在我們前面，一個女子底身影急步跳過了一堆廢墟而登上高臨一座峭壁的牆頂底聳出之處。

「那定是愛西亞！」迦琴喊說。「怎樣的一個瘋狂女孩子呀！」

我們穿過了門路，見我們自己在一個小院子裏，院子一半叢生着野蘋果和苧麻。峭壁底邊緣上坐着愛西亞。她對我們望着，發笑，但不移動她底位置。迦琴對她搖着手指，我大聲地斥她底鹵莽。

「莫說，」迦琴細聲說；「別激怒她。你不了解她；她能跑上塔頂上去哩。聽我說，你還是企慕此地人底和慧吧。」

我環視四週。蔽身在一小木棚貨攤內，一個老嫗坐着編襪，她從眼鏡中斜睨着我們。她賣啤酒，薑麵包，和礦水給遊覽的人們。我們坐在一條長檯上，喝着盛在笨重鉛質的有柄杯裏的似乎有幾分冷的啤酒。愛西亞繼續在原地上一動不動地坐着，兩腿捲曲在她底下面，頭裹在着她底肩巾中；她端正的姿態明顯地美麗地反襯着澄清的天空，但是我注視着她，起了惡感。前夜我早已注意到她有幾分做足而不大自然的樣子。「她要使我們驚奇罷，」我想。「她是什麼目的呢？啊好個小孩似的遊戲！」

似乎猜中了我底思想，她突然沒視我急速而刺心的一瞥，又狂笑了，並且祇兩跳跳開了牆，跑上那老嫗那裏，向她要了一杯水。

「你想我要水來喝麼？」她說了轉向她底哥哥；「不，有幾枝花生在那兒牆上得澆澆水啦。」

迦琴沒有回答她，她握着杯子開始攀爬那廢墟，偶或停着俯下身去，帶着玩意的正經潑在萎縮着的植物上幾點的水，水點在明亮的太陽光中耀燦。她底舉動很美妙，但如先前一樣我惱恨着她。雖我不自制地傾慕着她底窈窕伶俐。在一處危險的所在，她尖聲叫喊來嚇我們，於是又在狂笑了。我仍是更形煩擾。

「她跳來跳去像一頭山羊，」老嫗囁嚅着，她視線曾離開了襖向上望了一刻。

愛西亞終於空了她底杯子，輕浪地左右跌蕩，她回到我們這裏。一種奇妙的微笑浮決於她底眉間，鼻上，和唇邊，她底晶黑的眼半是大膽她，半是

歡笑地閃瞬着。

「你以為我底舉動失常嗎，」她底面部的表情似乎在說，「全是一樣的我知道你在愛慕着我。」

「巧妙，愛西亞，非常的巧妙，」迦琴半可聽清地喃喃地說。

她似乎突然自覺羞慚了，低垂了她底長長的睫毛，羞澀地傍我們坐下，好像覺得犯了過了。現在才是第一次我能夠細細端詳她底臉兒：這是我所曾見到的一個最最善于變幻的臉兒。不多時後她漸現蒼白，籠上了一種專神的，幾乎是悽傷的臉容；她底面貌在我看來是大了些，嚴肅些，簡單些了。她變成十分的寧靜。我們環遊了廢墟，愛西亞隨着我們，欣羨讚賞那景色。這時候已近午飯時了。迦琴和那老嫗清算了後又要了一杯啤酒。當他舉杯到唇邊時，他旋向着我，丟一個狡猾的賬色說：

「祝你意中人底康健！」

「但是他有——你有這樣一個意中人嗎？」
愛西亞問說。

「誰沒有呢？」迦琴回答。

愛西亞邊變深思；她底面部的表情又變了，成爲挑戰的，幾乎是盛氣陵人。

歸途中她笑玩有甚於前。她從樹上折了一枝長的樹枝，把牠像一枝鎗似地擱在肩上，把頭蒙在肩巾裏；我現在記得我們那時遇到了一家頭髮輕鬆而矯飾的英國人的大家族；他們都好像得了命令似的，轉過他們暗鈍的眼睛，現着冷靜的驚訝望着愛西亞，而她，好似去憎惡他們，開始高聲歌唱。當我們到家時，她立即到她底房裏去了，只卻於剛午飯時重現身了一次，穿着她最最好的緊貼地緣以邊飾的罩衣，髮細心地梳理着，兩手戴着手套。桌上，她舉止行動很合乎禮，人家簡直可以說是做作；她絕不點一點她底食物，從一隻酒杯中喝着水。她要爲了我底緣故而顯示一個新的方面，很合

理而好好地教養起來的年輕姑娘底這方面。迦琴沒有干涉。他顯然慣於在每一點上退讓。他只時時溫厚地對我望着，微微聳動兩肩，似乎像在說：「她是個孩子，寬容點罷！」午飯剛罷時，她立起身來，對我們致禮，戴上帽子，問迦琴她可不可以去造訪路易士佛牢。(註一)

「從那時起你來求我底允許的呢？」他回答，帶着他底不變的，但這時竟困亂了的微笑；「你覺得合我們在一起是沉悶的嗎？」

「不，我昨天答應了路易士佛牢說我要去看她；此外，我想你們是甯願單獨留着你們兩個的。N先生，」於是她指着我，「將再要告訴你些祕密事哩。」

她走了。

「路易士佛牢，」迦琴開始說，試着避開我底眼睛，「是一個前本鎮長官底孀婦，一個很好但是簡單的老婦人。她已漸漸很歡喜愛西亞。西亞有一

種去結識世上地位較低的人底熱情。我注意過，這事底緣由常是驕傲。你該知道，她被我十分縱容了，但是，」他在一次短促的沈默之後添說，「你叫我怎麼做好呢？我不能和任何人嚴切強求，和他更不能了。我對她是不得不體恤的。」

我仍沉默着。迦琴換了個話題。我越認識他久些，我越變成傾心着他了，我不久便開始了解他，他底性情是一個真實的羅西亞人底性情，忠信，誠實，簡單，但不幸有點懶怠，而無黏韌性或內心的熱火。青春不在他心中像一個泉源般的沸湧：牠以一種寧靜的光閃耀着。他是很柔媚可愛而且是聰穎，但我不能想像當他老了他會變成個什麼。他終會成一個藝術家嗎？沒有不斷的，奮勉的努力你是不能成個藝術家的。「而努力，」我想，當我看着他底柔嫩的面龐或者靜聽着他底細詳的言詞時，「不，你永不會討這個吃苦的，你永不能集中你底才智。」但是不喜歡他是不可能的，你底心向他被

拖引着。我們在一起過了大約四點鐘，有時坐在沙發上，有時慢慢地在屋前走上走下；在這四點鐘內我們變成很親密的了。

太陽沒了，這是我回家的時候了，但愛西亞還沒回來。

「她好沒拘束呀！」迦琴喃喃地說；「倘如你歡喜的話我送你家去，順路我們可以轉向到路易士佛家去。我要問問她是否在用兒，離正路並不多麼遠的。」

我們走下向城去，轉入一條狹而曲折的巷，停住了足，在一所止有二扇窗闊但有四層高的屋子面前；第二層樓比第一層更向街心凸聳出，而第三層第四層比第二層樓更向外凸來。全個屋子，帶着牠底古舊的木的彫紋，牠底二根厚重的豎在尖形傾斜的屋頂之下的柱子，牠底從頂樓像個鳥啄樣凸出的裝着的鸛鶴，有着一隻巨大而蹲伏的馬底樣子。

「愛西亞！」迦琴叫喊，「你在那兒嗎？」

那三層樓的燈光照耀的窗子開了，愛西亞底濃黑的頭望將出來。在她身後一個德國老嫗底那缺齒近盲的臉龐也伸探了出來。

「我在這兒」愛西亞喊說，斜倚着窗盤帶着一個風流少女底神情：「我在這兒極快樂，那給你的，搶住，」她添說，於是擲給迦琴一朵香葉花；「當我是你底意中人吧。」

路易士佛牢大笑了。

「N——正要家去了，」迦琴喊說，「要和你告辭。」

「真地？」愛西亞喃喃地說。「那末把我底花給了他罷，我也立刻要家去了。」

她碰上了窗，我想來在吻着路易士佛牢了。迦琴一聲不響地授我那朵花；我也一聲不響地將花放在袋裏，向渡口走去，於是渡過了河。

我現在記得我那時走向家去不想着一些什

麼，但心頭帶着一種異樣的沉重，當突然地我驚愕了，被一股強烈的香氣，慣嗅到的，但在德國是少遇到的香氣。我住了腳，近在路邊，看見一小堆的葶藶。這香氣，在荒原上是這麼尋常的，喚起了我的故鄉，在我心頭湧起一種渴欲在那兒的大大的切望。我要去呼吸羅西亞的空氣，去踐踏在羅西亞的土地。「我在這裏正在幹些什麼呢？爲什麼我要在異鄉流浪呢？插身在陌生人的裏頭呢？」我喊說。如死沉般的重壓我在我心頭所覺得的突轉變爲一種淒苦，燃燒的激動。我到家時的一種心境和前一天的心境迥然的不同。我覺發怒，好久的時候不能平服我自己。末了我坐了下來，記起我底伶俐的孀婦（我常時在一天的終了，思念那位夫人，）拿出她底信的一封來，但我連抽都不抽出那信來，因爲我底思念向着另一方向飛越。我開始思念……思念愛西亞，那件事根觸着我，迦琴曾在談話中暗示出某種障礙，阻止他回歸羅西亞去的事。「啊，

好罷，她是他底妹妹麼呢？」我高聲地說。

我解除了衣，躺下身，試欲睡去，但一點鐘後我又兀坐在我底牀上，把我底肘節支倚枕上思念那「任性佻笑的女郎，」她是你拉兼兒畫中的弗內斯宮殿中底小蓋萊梯啊，我喃喃地說。「是的，而她不是他底妹妹……」

那孀婦底信寂靜地躺在地板上，在月底光亮中閃閃發白。

(五)

第二天早晨我再到L鎮去。我實對我自己說我要去探望迦琴，但隱隱然我是拖引了去，被去看看愛西亞會在做什麼了底願望，是否她底舉動和前一天一樣的乖常底願望，拖引了去。我見他們倆同在會客室裏，而且說來希奇——是真因為我前一夜，一整早渴想着羅西亞的緣故？——愛西亞現

在在我看來，是一個真真的羅西亞女郎，就算是個尋常的女郎——差不多像個下女模樣。她穿了件小而舊的罩衣，她底髮向後梳理，隱披耳後。幽靜地坐在窗邊，帶着一種羞澀溫柔的神情從事于她底繡架，兀像她在她一身中從沒做過別的一些情事。她難得說一句話，但凝靜地望着她底繡物。而她底容貌籠上這麼一種日常平凡的表情，所以我不自制地記起土產的 Katus 和 Meshas 來。爲要完成這比擬罷，她開始出聲唱着「媽媽寶寶 Matushka Golubushka。」我望着她憔悴，滯凝的臉兒而記起我昨夜相思，有所覺得淒涼了。

天氣明媚。迦琴告訴我他要到郊外寫景去，我問他我可能允許伴了他去，或者是否會要擾亂他。

「相反呢，」他答說，「你當能夠多多指點我的。」

他戴上一頂大的 Van Dyck 式帽，(註二)穿上一件輕便外衣，將他畫稿簿挾在臂下就動身走；

我緊切相隨着他。愛西亞留在家裏。當迦琴離屋時，他叮囑她去看看湯不要太薄了，愛西亞答應到廚房裏去照顧。迦琴走向一個小的山谷去，那是我早已問津過了的，在一塊石上坐下，開始畫一株空心的老樹，枝葉紛披。我在草上躺下身，拿出了一本書。我不會讀了二頁而他祇塗抹了他的畫紙；但我們閑談討論，而（就我所能判斷）超脫地，微細地討論一個人應該怎樣工作底問題，什麼應該避免底問題，什麼規律應該遵照底問題，和在我們底一世紀中藝術家底真真的要旨是什麼底問題。末了迦琴說明他今天心境不對，在我一旁躺下。於是我們新鮮活潑的談話沒一些阻礙的向下流去，時而熱烈，時而沉靜，時而狂放，但終老是含在澀晦的言詞中。這是我們羅西亞人愛泛濫到那裏面去的。當我們已傾心長談了，心頭滿充着已做些了什麼，已成功了些什麼的滿足的心情時，我們回家去。我見愛西亞和我離她時恰是一個模樣；無論怎樣我

細密地觀察她我不能在她發見一點風騷底影子或一點故意假裝的處所底表記。這次是不能誣說她是不自然了。

「噫，噫！」迦琴說，「她在苦罰自己奉齋懺悔了。」

晚上她打了幾次呵欠，並不想隱掩過，早早就到牀上去睡了。我也很早就告辭了迦琴回家去，不專思念着什麼；那天在嚴肅的心情中過去了。唯一的事情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是當我躺下睡覺時我對我自己喃喃地說，「那女郎是怎樣一個蜥蜴呀！」默想了些時後添說——「但仍是一樣的她不是他底妹妹。

(一) 佛牢爲德語夫人之稱。(二) Van Dyke 係一畫家，所謂 Van Dyke 式者，印帽子的邊緣上有針光般的綴飾。

二星期便這樣地過去了，我天天去訪問迦琴們。愛西亞顯然的在迴避我，但是永不再玩一次在我們纔熟悉的頭二天會那麼地使我吃驚的任何把戲了。她似乎隱隱地頹喪或激怒了；就是狂笑也少笑了些。我懷了好奇心守看着她。

她能說法語和德語二種都說得分外地好，但事事顯示着自從她孩提時候由她未經女性的手裏過，¹¹曾受了一種奇特的，一種異常的和迦琴底教育迥不相同的教育。雖則他底帽子是 Van Dyck 式，或他底服飾是輕便外衣，但從他身上似乎散發出那偉大的羅西亞貴族底溫柔的，近於纖弱的氣息；而她不像一個貴族女子在她所有的舉止裏却含着某樣的不安——那野玫瑰祇在近來纔接上了枝，那酒正依舊在發着酵。天性貞淑羞澀，她惱恨着她自己底含羞，由於單純的惱恨試欲大方果敢，可是不常奏效。幾次幾次我試想和她談談在羅西亞的生活，她底過去，但她不願意地回答我底問

話；然而我發見在她未來海外許久以前她曾住在鄉下。我一次偶見她在讀一本書。她坐着頭倚在手上，手深印進髮裏，眼嗜看着書頁。

「好呀！」我說，走上她去。「你好用功呀！」她凜然地舉起頭來，嚴厲地望着我。

「你以為我單能狂笑嗎，」她喃喃地說，想要走開去。

我望着她書底名字——那是一本法國小說。

「無論如何，我不贊成你底選擇法，」我申說。

「那教人讀什麼？」她喊說，把書拋在桌上。

「那我最好去裝獸子，」說了，跑進了花園裏去。

同一個晚上我高聲朗讀 Hermann and Dorothea 給迦琴聽。起先愛西亞祇在我們底四週快步奔跳，但突然她住腳傾聽，於是寂靜地近了我坐下，細聽到朗誦底結末。第二天我又不能熟辨她了，起先我倒想不到她怎麼會想學 Dorothea 底馴

服洗着的。一句話，她在我看來是一個啞謎的活物。極端虛榮而又極端自覺，她仍引動着我即使當我被她惱恨了的時候。有一件事我却發信實了——她不是迦琴底妹妹。他全不像一個哥哥樣的待她，太撫愛了，太體恤了，同時，似出乎勉強的樣子。

一個奇妙的機緣證實了我底猜疑。一晚，當我走到迦琴們住着的葡萄園，我見那扇小門鎖着。不去費時考慮，我跑到牆底一處，我先前注意到是半塌倒了的，跳了過去。從那兒并離大路不多遠，有着一座小的消夏屋在，叢生着荊球花。我到了那所在，正要再走前去的當兒，我驚聽着愛西亞底聲音，在哽咽中興奮地說，「不，我除了你不要愛無論什麼人。不！不！我祇要愛你——永遠！」

「夠了，愛西亞，平服些，」迦琴說，「你知道我信你。」

他們底聲音來自消夏屋。我能夠從樹枝底稀

疏的杖枒間望見他們，但他們看不見我。

「是的，你，單祇你！」她重說，投地底雙臂，環抱着他底頸項，帶着抽搐的哽咽她開始吻他，緊緊貼着他底胸頭。

「夠了，夠了！」他重說，輕輕地將手撫過她底頭髮。

好一刻我呆立着不動。於是我動了脚。我該到他們那兒去？「決不」閃射過我底腦中。用了急速的步子我回到牆邊，跳過身去上了大路，轉步回家來，差不多在和賽跑一樣。我微笑而擦擦手，爲了這個曾證實了我底猜度底機緣而大喜（倒不止一刻呢我疑惑牠們（猜度）是確切的，）但同時我覺得我心頭悽楚。「他們當然知道怎樣來掩飾，」我想，「但爲什麼？他們是什麼目的呢要來欺騙我？我先倒不曾預料着他的……怎樣一個動人的剖白呀！」

(七)

我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早晨一早就起了身。用皮帶把行篋縛在背上，我告訴房東太太那晚上她不必盼望我回來，就向着小山徒步出發，直沿着 Z 小鎮所在的那條溪流而上。那許多小山，名叫狗背（Hundsriick）的山脈底一支支脈，從地理的觀點上看來是很有趣味的。牠們是以牠們玄武岩的地層底整齊與純粹而特著。但我無意於那些地理上的組織，我不能對自己解釋，我內心中正進行着些什麼。有一種心情對於我是清晰的——不願遇見迦琴們。我向自己辯解，我對於他們突然厭惡的唯一緣由是對於他們心口不符的惱恨，他們假充了兄妹是何用意呢？我試着不要想到他們，悠閒地漫步於山谷之間，坐在鄉村的小客棧裏，和客棧主人與客人們平靜地閒談着，或是躺在一塊平滑和暖的石上仰望着雲塊飄浮來去：幸氣，這是奇妙的

天氣。我這樣地費去了三天，並非沒有歡樂，雖有時候我心沈鬱。我的心境很能依合着那些地方底寧靜和平。

我完全沉迷於這種突然閃來的印象底隱靜的憧憬中：老是變幻着，印像慢慢地在我靈魂中此去彼來，終於留在靈魂上只有一種統一的感覺，交錯混和着我在那三天中所看見的，所覺到的，和所聽到的一切——一切：林中樹液底微妙的香味，啄木鳥底鳴叫和輕啄聲，澄清細小的溪流底不斷的細語，身有斑點的鱒魚游浮過溪流底沙底，羣山底朦朧的山影，幽黯的山石，淨潔的小村，有着牠們崇敬的，古老的教堂和老樹，草地上的鸛鳥，急轉的輪兒的隱密着的磨臼，穿着藍汗衫灰長襪的農人底和藹的臉兒，肥馬或有時母牛拖着的是緩徐而發尖銳聲的貨車，沿着兩邊種植着蘋果樹梨樹的淨潔的路在散步的長髮青年人……

即使是現在，於我是歡快的，來追憶起那幾天

的印象。我致候你，德土底偏僻的一角，有着你自由崇高的蘊蓄，你在無論那一方面的出自勤勞人之手的製作底記號，靜耐的，要是不匆急的製作——我致候你，願你安靜。

我到家在第三天底傍晚。我忘記了說，因為我對於迦琴們的惱恨，我已試過把那殘忍成心的孀婦底幻像重返到我心中來，但是我底努力是徒然的。我記得有一次，當我試着想到她時，在我眼前我看見一個圓臉和疑視着的大眼的五歲年紀的農家小女孩。她疑望着我，用了這樣的一種無邪的，孩子氣的神色，因此我羞遇她純潔的眼睛；我不要在她底面前說謊，而在那其間我最後地，永久地告別了我先前戀愛的對象了。

當我來到家時，我發見從迦琴那裏來底一張條子。他吃驚我堅決而行底急驟，責我沒有偕了他同去，並請我一回來就到他們那裏去。我抱了不快的心讀了這封信，但是下一天我到 L 鎮去了。

(八)

迦琴和露迎笑，接見了我，向我傾吐了種種阿諛的責話。但愛西亞好像故意似的，當她一眼見了我的時候，就毫無緣故地狂笑，像往常般的又跑了開去。迦琴好像發惱了；在她背後喃喃地說她是瘋了，並請我恕了她。我該自承我開始覺得非常惱恨着愛西亞了。我自己早已覺得有些反常，而現在又遇到這種不自然的狂笑，這種奇妙的佯笑。然而我裝着似乎一些也不在意，向迦琴縷述我這次短地旅行底瑣屑情狀。他也告訴我，在我不在的時候他也曾做了些什麼，但是談話浮泛了。愛西亞走進室來，又跑了開去。最後我說我有些要緊的工作要做，非要回到我自己屋裏去不可。迦琴最初試要勸我留着，但在定睛地望了我後，說要伴着我走。在外房中，愛西亞突然走上前來，伸出她底手，我輕輕

捏了捏她底手指，但幾乎並未對她致禮。迦琴和我橫渡了萊茵河，當我們來到那槐樹蔭下有着瑪利亞彫像的心愛的處所，我們坐下在長椅上，流覽景色。在那兒，我們有一段奇特的談話。

我們開頭交換了幾句話，於是又沉默了，眼望着那閃爍的河水。

「告訴我，」迦琴突然說出口，含着 he 常有的微笑，「你對於愛西亞底見地怎樣？她在你看來簡直有些異樣吧？」

「是的，」我回答，並非沒有一點吃驚。我並沒有預防 he 會開始講到她的。

「你該先深知道他，而後你纔可以評判她，」他說，「她有一顆非常溫柔的心，但有一個不可制馭的頭腦。和她相處，是很困難。但是不能怪得她，只要你知道了她底歷史——」

「她底歷史？」我問說；「她不是你底——？」
迦琴向我看了一眼。

「你或要以爲她不是我底妹妹？不對的，」他續說，不注意我底困惑，「她實在是我底妹妹，她是我父親底女兒。那末聽吧，我能夠信任你，而會要全盤告訴你。

「我底父親是一個溫柔，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不快樂。命運對待他正無異於對待別人，沒有多少差別，但他不能擔受牠底第一次打擊。他很早就因戀愛而結了婚。他底妻子，我底母親不久就死去了——當她死去的時候，我還不過六個月大。我底父親把我領到鄉間去。有十二年之久，他從不曾離開過那莊地。他操心着我的教育，永不會和我分離，要不是因爲我底叔叔，他底兄弟到鄉間來探望我們。這一位叔叔常住彼得堡，在那裏據着一個極顯耀的位置。他勸我父親把我付託給他。因爲我底父親無論如何決不肯離開鄉間。我底叔叔數說給他聽說是照我底年齡的一個孩子住在和人完全隔絕的境地中是不好的，說是有着這麼一個

頹喪沉默的教員像我父親那樣，我定會落在和我年紀相仿，地位相同的孩子們底後面；就是我底性格也許會耍弄壞的。好久的時候，我父親不肯聽從我叔叔底勸言，但是到末了他終於讓步了。

「我哭，當我不得不離開我底父親。我愛他，雖然我從沒在他底臉上看見一抹笑痕。但當我一到了彼得堡，我立刻就忘記了我們底愁慘無歡的家了。我進了一所武備學校，於是入了一支衛隊營。每年我回到我莊地去盤桓幾個禮拜，每年我見得我底父親格外的悲傷，格外的沉潛，幽思而竟於恒怯。他每天到教堂裏去，曾經幾乎忘記了怎樣說話。在我探望家園的一次中（我那時將近二十歲）我在我家裏第一次看見一個纖弱，黑眼，十歲的小姑娘——愛西亞。我父親說她是一個孤兒，他是出於慈善之心而領來的——那就是他怎樣解釋情形的。我不怎麼多注意她；她是羞澀，敏感，像一隻小動物一樣的沉靜，無論什麼時候我走進我父親

底心愛的房間，一間大而暗的房間。在那裏面我母親曾死了去，在那裏面就在日裏你也得要有洋燭，她會要立刻躲向他服爾德式椅子或書架底後面去。

「在以下的三四年間碰巧我軍務羈住了身，阻止我到莊地去。每月我從父親那裏接到一封短短的信，但他不常提起愛西亞，即使提起了也祇輕率了事。他是過了五十歲的年紀，但仍看來是一個年輕的人。你可以想像我底驚悼罷，當突然，猛不防着，我從我們底執行吏那裏得了一信，信中他通知我，說是我底父親就要死了，哀懇我從速歸去，倘如我希願和他訣別的話。我火速地急忙動身歸家，見我父親仍然還在世，但差不多在他最後的一口氣了。他見了我，很是歡喜，用了他底瘦削的臂來擁抱我，用了充滿着探問懇求的一瞥久久注視着我底眼睛。教我答應了實踐他最後的請求，他吩咐他年老的侍僕去喚愛西亞來，那老人帶了她進

來；她站也站不穩，四肢顫慄發抖。

『這兒，』我父親說，艱難用力地說着，『我留給你我底女兒——你底妹妹。你會從顏谷夫那裏明白一切。』他添說，指着侍僕。

「愛西亞嗚咽哭了，倒在牀上。半點鐘後我父親死了。

「這就是我所得知的：愛西亞是我父親和我母蕪舊時的女僕，坦狄婀娜所生的女兒。我現在還能鮮活地記得坦狄婀娜。我記得她那修長婀娜的身材，她那美麗端莊的面容，她那大而深黑的眼睛。那時，人當她是一個驕慢而不可親近的女郎。就我能從顏谷夫底尊敬的隱約的言詞中猜度，我父親和她底關係在我母親死後不多幾年就已開始了的。那時候坦狄婀娜已不再住在主人底屋中，而是住在一個小的鄉村中，和她出過嫁的姊姊，我們送牛奶的女僕同住著。我底父親和她相愛，在我離了莊地之後，他竟要娶她，但是，雖然他百般的切

求，她終不肯允許做他底妻子。

『那不久過世了的坦狄婀娜凡雪蕾夫娜，』顏谷夫繼續着說，站在門邊，二手藏在身後，『是一個伶敏的女子，不願做有不利於你父親的無論什麼事。「我對於你是個什麼樣的妻子呢？我是個什麼樣的太太呢？」——那就是她怎樣說的，我也在下，老爺。』

「坦狄婀娜就是搬進我們底屋子裏來住，竟也不要，繼續在她姊姊底家中和愛西亞一起住着。在我孩子底時候，我祇還記得每逢節日，在教堂裏見過坦狄婀娜。她頭上包着一塊黑的手帕，肩頭披了一塊黃色的圍巾，她每常在人叢裏佔着近窗的座位，她端莊的側形反映着窗子底光被人清楚地看到。她悄悄地禱告，但嚴肅莊重，依着舊時的儀式，低低的彎下身去。當我底叔叔領了我去時，愛西亞剛只八歲，當她九歲的時候，她失去了她底母親。

「一等那坦狄婀娜死了，我父親領了愛西亞到家來。他就在以前也曾表白過要這麼做的願望，但坦狄婀娜連這也拒絕了他。你可以想像愛西亞底心緒罷，當她被領到主人家底屋子裏來。到現在她還不能忘了那個時候，當她第一次有一件絲的衣衫穿在身上，當她底手第一次被人親着吻。一直在她母親活着的時候，她曾是極嚴緊地撫養大來；在我父親底家裏她享有整個的自由。他是她底先生，除了他她永不看見旁的什麼人。他不縱容壞了她，那就是說，他不溺愛她，但他熱情地愛她而足沒不依允她無論什麼東西：在他底靈魂裏他對她抱罪。愛西亞不久懂得了她是家裏的最最緊要的人兒；她知道了主人就是她底父親；但不久她也懂得了她自己底虛偽的地位。自愛心逐漸在她心裏強烈起來，猜疑心也一樣的強盛起來；壞的習慣深生了根而單純消失了。她要，她有一次向我吐露，使全個世界忘記她底出身；她羞慚她底母親，同時

羞慚她之所以羞慚而也誇矜着她。你看她曾懂得了而現在也懂得，許多不是在她年紀所應懂得的事。但該責備她？她那時年青的活力在發育，她那時血在沸騰，而沒有人從旁指導着她。什麼她沒有完美的自主——那可是容易擔受？她也渴要和別的年輕姑娘不相上下。她埋頭於書籍之中。那可有什麼好的結果出來？她底生命錯亂地開始，繼續着錯亂，但她底心不曾斷喪，她底智力還殘存。

「這樣我以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見自己手中有着一個十三歲的女郎。好幾天，自我父親死了後，祇要一聽得我話語底聲音就使她戰慄，我底撫愛使她悽傷，那祇是慢慢地慢慢地她漸慣熟了我。那是真的，到後來，當她深信了我真認了她是我底妹妹，而當是一個妹妹樣的愛她，她因此深情地依依於我：她沒有心頭的話，而是半途吞吐，不直傾訴出來的。

「我帶了她同到彼得堡去。雖然那在我是痛

苦，要不得不知她分離——我不能常有她在我身邊——我把她安置在最好的學校的一個裏。愛西亞懂得我們離別底必要，但就生起病來了，幾乎死去。後來她變得忍耐得多了，在寄宿學校裏消磨了四年，但是和我底預料相反，差不多仍舊和先前一個樣兒。那女學監常對我抱怨着她。「責罰她是不可能的，」她說，「她好話也不順從的。」愛西亞性極靈悟，學得很好，比無論那個女郎要更好；但從不肯服從紀律，頑強堅拗，看似不好交際……我不能責備她；在她底地位，她非得不是順服就是恨恨。在所有她底同伴中，她祇和一個相投，一個既窮又醜，而被人虐待了的姑娘。其餘和她一起長大來的，幾多出於良好的人家；她們不歡喜她，嘲笑着她，無論什麼時候她們可能的話，總要傷她心，愛西亞也毫髮不相讓她們。一次，在上聖經班，先生講到惡德：「諂媚和懦弱是最最惡的惡德，」愛西亞十分高聲的說。總之，她繼續逞意做去；單

是她底儀態改善了，雖然就在這一點上我恐怕她也沒多少改進。

「末了她到了她十七歲的年紀，她不能再留在學校裏了。我見自己陷在極難措置的境地裏。突然我有了個意外的奇想，去了職，到海外浪遊一二年，并帶了愛西亞同去。我想到就做了，不暇考慮——於是我們在這兒了，在萊茵河底岸邊；在這兒我試想從事於繪畫，而她……玩她底球戲，舉動和先前一樣的乖常。現在我希望你莫過於嚴刻地責備她；因為雖然她佯不關心，她實是珍視每個人底意見，尤其是你的。」

迦琴重又笑他底靜謐的微笑，我熱切地緊捏着他底手。

「那就是怎麼如此的，」迦琴續說，「但我和她曾過了一個慘苦的時候。她像火藥。雖然一直以來沒有人會使她傾心，但倘如她一墮入了戀愛那就會有磨難了！有時我不知道和她怎樣才好。你以

爲那天所做的怎樣？——她突然告訴我說是我待她比慣常冷酷了，說是她祇愛我，除了我她永不會愛何論什麼人，於是她就這麼淒傷地哭了！」

「原來是這麼的，」我喃喃地說，咬着我底舌尖。

「但是告訴我吧，」我問迦琴（我們已變成十分相契了）「那是可能的嗎，她永沒曾遇見過中她心意的人？在彼得堡她定可以遇到過年輕的人吧？」

「一個也不會使她歡喜。不，愛西亞需要着一個英雄，一個出乎尋常的人——或者一個在什麼高山深谷中的畫中人般的牧童。但是我絮絮不休，阻留你了，」他添說，立起身來。

「全不，」我說；「讓我們到你家裏去吧，我不要回去。」

「可是你底工作？」

我不回答。迦琴溫厚地微笑，於是我們回到L

鎮。當我遠見在那山頂上的那葡萄園和那白的屋子，我覺得一種甜蜜——是肉——一種甜蜜——在我底心頭，好像那蜜已早偷偷地傾入了進去。迦琴底訴說後，我底心頭輕鬆了。

(九)

愛西亞在屋子底門口迎着我們。我預料再被狂笑歡候着，但是她向我們走來，臉色蒼白，靜默無言，眼睛向下垂着。

「他又在這裏了，」迦琴開口說，「請注意，那是他要回來的。」

愛西亞探索地望着我。我隨即伸出手去給她，這一次我給她那冷而纖小的手指一次緊緊的握捏。我非常對不起她；以前只使我困惱的，現在我才能了解她不少，她內心的騷擾，她底不能自主，她「出風頭」的心願——現在一切對我都瞭然

了。我能透視到這個靈魂深處——一種隱隱的重壓常常緊壓着她。她無經驗的自愛心不斷地麻亂地掙扎着，可是她整個身心正向那正理努力着。我懂得了爲什麼這個奇妙的女郎引動了我；不只是滿佈了她整個嬌柔的身體的那種幾乎是天然的美引動了我，也是她底靈魂使我生了興趣。

迦琴開始在他底畫稿中搜檢。我向愛西亞提議，我們應在那葡萄場上漫步一會。她立即同意了，欣然而又幾乎是順服地從我。我們走下了半山，坐下在一塊寬闊的版石上。

「沒有了我們你不沉悶嗎？」愛西亞開口說。

「那麼沒有了我你們沉悶嗎？」我問。

愛西亞在她眼梢邊望着我。

「是的，」她回答說。「山中可好？」她立刻續說；「山高不高？比雲還要高些嗎？告訴我你所看見的。你告訴了我哥哥，但是我什麼都沒聽到。」

「你剛才爲什麼跑了開去？」我提起。

「我跑開去……因為……我現在不會跑開去了，」她用一種信賴的，撫愛的聲調添說。「你今天剛才發了氣。」

「我剛才發了氣？」

「是的，你。」

「什麼使你這樣想着？」

「我不知道，但是你剛才發了氣，而且發氣走了。我非常懊惱，你就那麼樣去了，我非常歡喜，你已回來了。」

「我也喜歡，我回來了，」我喃喃地說。

愛西亞微微聳了聳肩，像孩子們歡喜時常做般的。

「啊，我是善於猜度的呀！」她繼續說。「我慣曉得，當我在隔壁的房間裏，就是從爸爸底咳嗽聲中，他是不是在歡喜着我。」

直到那一天愛西亞從未對我說起一次過她底父親，這使我驚異了。

「你愛你底父親嗎？」我問着；於是我十分的煩燥，我覺得面正羞紅着。

她沒有回答，可是也漸漸臉紅了。我們倆都默着。遠遠地在我們下面的萊茵河上，一艘輪船急急地駛過了，留下一縷烟痕。我們倆都望着牠。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些什麼？」愛西亞輕聲地說。

「爲什麼當你今天一看見我就狂笑呢？」我問。

「我不知道，有時我要哭，但不哭而反笑了。你不該以我所做的來評判我。呀，順便說起，那關於綠蘭綺 Lorelie 底那個傳說是什麼？是不是她那岩石，我們能夠看見的？人家說她常溺死每一個人，直則她墮入了戀愛，於是她自己投下了水去。我歡喜那個傳說。路易士佛牢告訴我各種的故事。路易士佛牢有一隻黑貓，有着黃的眼睛……」

愛西亞抬起頭來，搖動她底鬚髮。

「呀！我是快樂，」她說。

那一刻，異樣的斷續的聲音傳入我們底耳來。幾百個聲音，有一定的間歇，正合唱着一節聖詩。有一簇進香人帶着十字架和旗幟正沿着在我們下面的那條路上過去。

「啊，如果我們能夠和他們一同去！」愛西亞說，聽着那漸漸地消寂下去的聲音底聲響。

「你是這樣有敬虔心？」

「如果一個人只要能跑到遠方去禱告，去做些偉大的事業——」她繼續說。「日子過去，生命偷偷地逝去了，而我們成就了些什麼呢？」

「你真有志氣，」我說。「你要有某種意義的生活着，你要在你身後遺留些痕跡。」

「而那是不可能的嗎？」

「不可能！」我幾乎回答了，但望進她明亮的眼睛，我只低聲說「試吧！」

「告訴我，」在一次短短的停頓之後，愛西亞

說：在那停頓間一種暗陰掠過了她的臉兒，現在變成了蒼白了，「你非常歡喜那個女人嗎？你記得，我哥哥在廢墟那裏喝酒祝她康健的，在我們相識的第二天。」

我發笑了。「你哥哥說笑話的啊。我從未關心過一個女人；無論如何，我現在是一個也不關心的了。」

「你羨慕女子底什麼？」愛西亞帶着無邪的好奇心問說，向後傾側了她底頭。

「怎樣一個奇問阿！」我大聲說着。

愛西亞微微困惑了。「我不該問了你這樣一個問題，我該嗎？恕了我罷，我慣常說出無論什麼來到我頭裏的話。這就是爲什麼我怕說話。」

「請說出吧——爲了上帝底緣故不要怕罷，」我插說。「我是這麼的喜歡，你終于不再對我怕羞了。」

愛西亞低下了眼睛，發了一聲低低的柔和的

淺笑：我從未聽得過她那麼樣的淺笑。

「那麼，告訴我些什麼吧，」她續說，理着她衣服底摺痕，沿着她腿底四週使平服來，好像她正預備着久坐在那裏——「告訴我些什麼，或則讀一些什麼給我聽吧，你記得的，你抽讀 Olegin 給我們聽過。」

她墮入一種幻想中去了。……

「哪裏是那十字架與樹枝蔭遮

我可憐的母親長睡的坟墓？」

她低音地說。

「那不像是在普希金書中的，」我說。

「我希願我是坦狄婀娜，」她續說，同樣淒切的聲調。「告訴我些什麼罷！」她神氣活潑地大聲地說。

我不是在講故事的心地中。我望着她坐在那兒，浴於日光之中，平靜而柔和。一切愉快地照耀在我們四週，在我們下面，在我們上面，——天，

地，水，即使空氣，似乎都充滿着光明。

「看，這是怎樣美麗啊！」我說，不自主地低下了我底聲音。

「是呢，美麗啊！」她回答，一樣低的聲音，並不向我望一望。「如果你我是鳥兒，我們將怎樣地高飛，我們將怎樣地低飛啊！我們會隱沒在這蔚藍裏——可是我們不是鳥兒。」

「可是我們也許會生翅兒！」我說。

「怎會生呢？」

「活久一些，你自會知道的，有高舉我們出塵世的情懷。不要煩惱，你也會有翅兒的。」

「你已有了麼呢？」

「我怎樣來回答你呢？我還沒以為我已經飛了。」

愛西亞又潛然沉思了，我向她倚近一些。

「你會雙人舞嗎？」她突然問說。

「呀，我會的，」我回答着，似乎迷亂了。

「那麼，同來，一同來。我要求我哥哥爲我們玩一次人雙舞。我們會想像，我們正在飛着，我們底翅兒已經生了！」

她跑進屋子裏去，我在後追着。幾分鐘後，我們依着蘭納底雙人舞沉醉的樂聲，在那間狹小的房裏移步圍轉。愛西亞舞得很美妙，而且是舞得出神了。溫柔而婦人般的什麼，似乎突然顯現在她端莊而處女般的臉上。許久之後，我底臂還感得她嬌柔的身體底接觸；許久以後，我好像還聽得她急促的呼吸近在我耳邊；許久以後，她半張半閉的，不轉動的兩眼和蒼白，但又生動的臉容，并被一球鬚髮圈繞着，像夢中似的顯現在我眼前。

(十)

那一整天在最愉快的情景中過去了。我們像孩子樣地娛樂着：愛西亞是非常引人迷愛而爛熳

自然，迦琴望着她，也是歡喜。那已是很晚了，當我告別他們的時候。我們蕩到萊茵河中流時，我叫那舟子任讓小舟浮流而下。那老人舉槳出水，浩蕩的河流浮載着我們而去。眺望四向，傾聽着，記省着，我心中突然感到一種隱隱的紛擾。我舉目向天，但在天上也沒有寧靜——繁綴着星星，它好像在移動，在閃光，在顫抖；我下望河水——這兒，在它暗冷的深處，星星也閃搖而顫抖。四週似乎有一種興奮了的躍動，而我心中的興奮也加烈着。我憑倚舟舷。我耳邊的微風底細語，船尾河水底柔和的漣漪，興奮了我，而浪花底清新的呼吸不使我靜冷。一隻夜鶯在岸上突然歌唱，流漾給我牠那音調底甜美的沉醉。清淚湧上眼來，但那不是彷徨的嚮往底清淚。我所感覺到的不是那種泛泛的感印，而是新經驗到的，一種要懷抱一切的心願底感印，那時候靈魂展張嚮和，而幻想牠了解一切，愛一切。不，幸福底企求在我心中燃起。我還不敢以適當的名

兒喚它，但那是幸福，幸福底壓求，那我需要——
那正是我所憔悴着的……小舟繼續着浮流而下，
年老的舟子正坐着倚槳假寐。

(十一)

當我下一天出發到迦琴們那裏去時，我不問自己是否我和愛西亞戀愛着了，但我很想念她。我動情於她底命運，我欣喜着我們不期的相識。我覺得，只從昨天以後我纔認識了她：直到那時她終是避開了我。而如今她既已終於對我傾心了，她整個的影像被怎樣一種迷奪人心的光所耀煌着，對於我這是怎樣的新奇，怎樣的隱隱的媚力在羞澀地張探！

我沿着那熟悉的路勇敢地走去，不時望着那遠地裏隱見的精小的白屋。我不想到將來——我竟也不想到明天；我很快樂。

當我入室時愛西亞臉紅了一下；我注意到她又已打扮得齊齊整整的了，但是她臉上的表情不和他衣飾相稱。她是悽傷，而我一路來祇覺得這麼愉快！在我看來，她如平常般的預備着跑開去了，但竭力強使自己留着。迦琴正在那種藝術的激憤和熱忱底特殊的心境中，那種藝術的激憤和熱忱突然像暴病樣襲擊着那些淺嘗藝術的人，當他們意想自己已經成了功了，如他們所說的，「在先抓住末端以征服自然。」他立在一塊油畫布前，散着髮，滿身被油沾污了，輕健地用他底畫帚拭拂着。他幾乎兇狠地向我點了點頭，往後退了一下，半閉着眼，於是又沒頭於他底畫上了。我不去打擾他，只靠近愛西亞坐了。她漆黑的兩眼慢慢地轉向着我。

「今天你不像你昨天的你了，」我說，在徒然的努力想逗起一絲微笑上她底唇邊來之後。

「不，我不是一樣的了，」她慢慢地，用一種

消沉的聲調回答說，「但那沒有什麼 我昨夜沒有好好地睡；我想了整整的一夜。」

「想些什麼呢？」

「啊！許多事情。那是我從幼小時就有了的一種習慣，一直從那我和母親同住着的時候起……」她用了力發出「母親」兩個字音來，於是重說了一下。「當我和母親同住着的時候……我想：爲什麼，沒有人可以知道有什麼要遭遇着他，而且有時你看見不幸的事來了但你不能避免了它呢？爲什麼，你永不能告訴出整個的實情呢？隨後我想：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該學習我該重新教育，我是教育得極壞。我不能彈鋼琴，我不能畫畫，我就是刺綉也壞。我沒有技能，和我在一塊一定要感覺到沉悶的。」

「你對待你自己太苛刻了，」我回答說。「你已讀了許多，你深有教養，而且有你底聰明靈慧……」

「我是聰明靈慧的嗎？」她問，帶着這樣天真懇直的好奇心，所以我不自主地大笑了；但是她却一絲不笑。「哥哥，我是聰明靈慧的嗎？」她問迦琴。

他不回答，只繼續做他底工作，高舉着臂，時時換他底畫刷。

「我有時候不知道我腦裏正浮過些什麼，」愛西亞現着同樣沉思的神色說。「有時我竟至怕我自己，上帝知道的。啊，我怎樣的希願……！那是真的嗎，女子不該多讀書？」

「那不是必需的，但是——」

「告訴我，我該讀些什麼？告訴我，我該做些什麼？我願意做你所告訴我的每一件事，」她添說着，帶着無邪的信賴轉向着我。

這是第一次我不能想出什麼來對她說。

「你和我在一塊不感到沉悶的嗎？」

「你怎麼能這樣設想的呢？」

「啊，謝你！」愛西亞回答說，「我想你會感到沉悶的。」她熱熱的纖手緊緊地壓住了我的。

「N——！」迦琴在那時刻叫了起來「這背景太暗淡了嗎？」

我走到他那裏去了。愛西亞起身跑開去了。

(十二)

一點鐘後，她回來了，停立在門口，用手招招我。

「聽着！」她說。「要是我死了，你會哀傷嗎？」

「你今天有着怎樣怪僻的思想呢？」我大聲說着。

「我想我快將死了；我有時幻覺到四週的一切都在告別我了。去死，比這樣活着好得多。啊！不要像那樣地望住我；真的我並不裝假。我又將見你害怕了。」

「你以前見我害怕的嗎？」

「如果我是這樣的怪僻，我確是不該被責備的，」她說，「你看見嗎，我連笑也不能啊……」

她繼續着悽傷而發呆，直到了黃昏時候。某種我所不能了解的什麼正在她內心交錯着。她底眼睛常停住在我身上；在那迷惘的凝視下，我底心輕弱地怔忡着，她似乎平靜了，但每當我望着她時，我常想要告訴她莫要被激動了。我愛慕她；我發現在她蒼白的臉容上和她遲疑猶豫的一舉一動中一種動人的美。爲了某種原因她以爲我頹然不決。

「聽着！」剛在我告別之前，她說。「我被那種以爲你當我輕浮愚蠢的念頭所告惱着。在將來常信任我所告訴你的話罷，但要對我十分的坦白。我給你個口約，我願常把真情告訴你。」

這「口約」又使我發笑了。

「啊！不要笑，」她激發起來說，「否則我今天將把昨天你所對我說的話對你說了：「你爲什

麼狂笑呢？」在停歇了片刻後，她添說「你可記得你昨天所說的關於翅兒的話？我底翅兒已經生了，可是沒處好飛。」

「信我，」我喃喃地說，「一切的路都展開着給你……」

愛西亞緊切地懇切地望入我底眼。

「今天你對我不滿意，」她說，蹙着眉。

「我？——對你不滿意？」

「什麼事？你們兩個都這樣的頹喪！」迦琴插口說「我將再像昨天一般，給你們跳一次雙人舞嗎？」

「不要。不要！」愛西亞說，扭着她底手，「今天切切不要！」

「我不在強迫你；平服你自己罷。」

「切切不要！」她重說了一遍，臉色蒼白了……

「是可能的嗎，她愛我？」我想着來到萊茵河邊，那時萊茵河底黑浪急速地滾滾前去。

(十三)

「是可能的嗎，她愛我？」下一天早晨我一醒就問自己。我不要內省自己。我覺得，她底印像，「佯笑的女郎」底印像已自鑄上了我底靈魂，而且我不應立刻逃避了它。我到L——鎮去，整天留在那裏，但只見到愛西亞不多時。她覺得身體不好，她害着頭痛。她只下樓來一刻。她底頭包紮着，她看來是消瘦蒼白了；她底眼睛幾乎合上了。她無力地微笑，說，「這會過去的，這算不得什麼；事事過去的——這話不可靠嗎？」於是走了。我覺得愁悶。世界好像是悽傷而空虛的了。然而，那是很久，然後我決得了心走，不就回到家去直到夜深時候，沒有再見她一面過。

下一天早晨在半夢的自覺狀態中過去了。我要做些工作，但是不能做；我不要做什麼，甚至不

想去——但那也不成。我徘徊鎮上，回了家，又跑了出去。

「你是N先生嗎？」一個孩子底聲音在我後面問了起來。我回頭一望，看見一個童子立在我面前。「這是安耐德佛牢萊茵(一)給你的，」他說，授給我一張短簡。

我折開了，辨別出了愛西亞底不整齊而急促的手筆。「我定得見你不誤，」她寫着。「今日四時到近廢墟的那路上的小石禮拜堂來。今天我不勝冒昧。來罷，爲了上帝底緣故！你將知道一切。只對送信的說「是。」」

「有回信嗎？」童子問。

「去回報個「是，」」我回說，於是童子跑去了。

佛牢萊茵德語小姐之稱。

我回到了房裏，坐下來，開始想。我底心急速地跳着。我把愛西亞底信讀了幾遍。我望了望鐘；時間還沒到十二點。

門開了，迦琴進來。

他底臉色抑鬱。他捉住了我底手，握得緊緊。他看來非常受了激動。

「什麼事？」我問。

迦琴移了一張椅子，坐下在我們底對面。

「四天前我底故事教你吃驚，」他開口說，遲疑地而又勉強地一笑，「而今天我更要教吃驚呢。和無論別個什麼人，我或許不會敢於如此坦白。但你是個好人——你是我底朋友，你不是嗎？請你靜聽我說：我底妹妹愛西亞是在愛你！」

我一驚，立了起來。

「你底妹妹，你說……」

「是呀，是呀，」迦琴打斷了我說。「我告訴你她是瘋了，還要驅使我發瘋，但是，幸氣，她也不

知道怎樣說謊——她信任我。啊，那女孩子有的是怎樣一個靈魂呀……但是她將毀了她自己。她定必毀了她自己！」

「你弄錯了，」我開口說。

「不，我沒有弄錯。昨天，你知道，她不得不睡倒大半天；她沒吃什麼，但她並不訴苦——她從不訴苦。我並不不安，雖然晚上她微微發燒。昨夜大約二點鐘時候我被房東太太叫醒了：「到你妹妹那裏去，」她說，「她似乎病了。」我奔到愛西亞那裏，見她還穿着衣，有一個厲害的寒熱，流着淚；她底頭灼熱着，她牙齒震戰着。「怎麼着？」我說；「你病了嗎？」她投伏在我頸上，懇求我能怎樣快就怎樣快地帶她走罷要如我還願意她活的話。我絕不能懂得她，試着平服她。她底哽咽只更甚了，終於在她淚流中我聽得——總之，我聽得她是在愛你。我實對說，你和我，懂理的人，簡直不能照樣幻想出，她怎樣深深地感動着，或者她底熱情挾着

怎樣出奇的力操縱着她。熱情襲擊她，一樣地出人意外，一樣地不免，像個霹靂一樣。你是個柔愛的人，」他續說着，「但是她爲什麼愛你到如此地步，我該自承，我不能懂得。她說，她在第一眼瞥見你時就戀慕着你了。那是爲什麼那一天她哭了，她要我相信除了我不要另愛他人。她以爲你輕看她——以爲你也許知道她是誰。她問過我曾否把她底歷史告訴了你。我，自然。說「不，」可是她是怪伶敏的。現在，她只有一個心願：她要走，而且要立刻。我和她一起坐到早晨。她定要我答應明天我們不再在這裏了，直要到那個時候她纔能安枕。我想了又想，最後決定來對你說。我底意思，愛西亞是對的——我們所能做的最妥當的事是走了。我要是沒有一個來到我腦裏的念頭阻留了我，我許已今天早帶她走了。也許——誰知道呢？——我妹妹引動了你？倘如是這樣，那麼爲什麼我該帶她走了呢？最後我決計擺脫了一切虛偽的羞辱……此外，

我也已注意一二件事……我決定從你這裏來證實……」可憐的迦琴變成十分擾亂了，「請恕我」他添說，「我是不慣於這種激動的。」

我拿了他底手。

「你要知道我是否歡喜你底妹妹嗎？」我用堅決的聲調說。「是，我確歡喜你妹妹。」

迦琴望着我。「但是」——他遲疑着——「你不願和她結婚的吧？」

「你怎麼要我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自去裁量吧，我現在怎麼能夠？」

「是呀，我知道我知道，」迦琴插斷了我說，「我沒有絲毫權力來強求你一個回答，我底問題是唐突之至——但是我又能怎樣呢？人不該和火玩耍的。你不了解愛西亞。她是易於生病的；會跑開了；會要你私下去會她；別人或會隱藏一切而等待着，但不是她。這是第一次遇到她身——那就是困難！倘如你只要看見她今天上午伏在我腳邊哽咽，你

會要懂得我底懼怕了。」

我沉思了。迦琴底話——要你私下去會她——刺入了我底心。不以同樣的坦白去還報他可敬的坦白於我似乎是可恥的。

「是，」我終於說了，「你沒錯。一點鐘前我接到你妹妹一張短簡。這就是。」

迦琴拿了短簡，急速地注目看完了；他任讓兩手掉在膝上。他臉上驚訝的樣子非常有趣，但我不覺得想笑。

「你是，我重說，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他說，「但我們現在能怎樣呢——怎樣呢？她自己要走，而還要寫信給你，而且責備她自己冒昧……她那有時候寫這個的呢？她要你些什麼呢？」

我再對他如實地說了，我們就開始討論，鎮靜地，如我們所能夠般地鎮靜，我們該取的步驟。

這是我們最後所決定的。爲預防不幸計，我將到指定的地點去，和愛西亞作一個詳盡而真實的

剖白。迦琴答應留在家裏而好似絕不知道關於她短簡的事；晚上我們預定再見一次面。

「我完全信任你的，」迦琴說，和我握手。「垂憐她和我罷。無論如何我們明天要走了，」他添說，立起身來，「因為你永不會娶愛西亞的。」

「容我考慮，到今晚為止，」我說。

「隨你底意罷，但你永不會娶她的。」

他走了，我投伏在沙發上，閉了眼睛。我底頭暈眩着。過多的印象全都霎時間擠了攏來。我惱恨着迦琴底坦白；我惱恨着愛西亞；她底愛使我喜悅，使我苦惱。我不能懂得什麼道理曾教她告訴了她底哥哥。一個刻不容緩，幾乎是傾刻之間的決斷底必要苦痛着我。

「娶一個有着她底性格的十七歲的女郎；那怎麼可能？」我說，立起身來。

在指定的時間我橫渡了萊茵河，我在對岸所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早晨來到我那裏的那個童子，他顯然是在等待着我。

「從安耐德佛牢萊茵那裏來的，」他低聲地說，交給我另一個短筒。

愛西亞通知我會面地點底更改，我將遲一點半鐘去，不到那小禮堂，却到那路易士佛牢家裏去；我去敲門上那三層樓去。

『又是「是嗎」』童子問。

「是」我重說了，沿着萊茵河岸走着。沒有時間回家去，而我也不要徘徊於街道之間。市鎮底城牆外有一座小花園，設着玩木球的場和幾座爲愛好啤酒的人而設的酒座。我走進了這裏。幾個上了年紀的德國人正玩着木球戲。木球大聲地滾着，時而有叫好的喊聲可以聽到。一個秀麗的女侍，淚汪汪的眼睛，拿給我一杯啤酒，我望着她，但她急速地

轉過身來走了。

「是的，是的，」一個鄰座的紅面頰人說，我們底漢卿今天非常悲傷——她底情人已去當兵了。」

我望着她，她正立在一個角裏，頭靠在手上，她底眼淚淌下她一個一個的手指。有人要啤酒；她拿給他一杯，於是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她底悽傷動了我心；我開始去想起我所要去的這個會面，但是我底思念不是歡悅却是困惱的思念。那不是懷了輕快的心情，我去赴會；我不是去投身於相互戀愛底歡快裏，只是去實踐一句言約，去履行一個困難的任務。「人不能和她開玩笑：」「迦琴底話似乎刺上我底心，像箭一樣。那不只是四天前的事嗎，在任河流浮蕩的小舟中，我渴望着幸福？這變成可能的了，而我搖曳着，我推它開去，我不得不推它開去……它底急驟擾亂了我。愛西亞她自身，和她火烈的性情，她底歷史，她底教育——這個動人的奇特的人啊——我該自承，她驚住了我。已是許久了

我和我底感情掙扎。指定的時間挨近了。「我不能娶她，」我最後決定了；「她永不會知道我也愛她。」

我立了起來，納一個推勒（幣名）在可憐的漢卿底手中（她謝都不謝我，）我向路易士佛牢家出發了。黃昏的陰影早已在空中展佈着，黑黝黝的街上面的狹條的天空因落日底反照而映成玫瑰色，我輕輕地叩門，門立刻開了。跨過了門檻，我見自己在黑暗中。

「這裏來，」一個老婦人底聲音說；「盼望着你呢。」

我走了兩步，摸索着我底路，覺得什麼人底手在我自己底手裏。

「你是路易士佛牢嗎？」我問。

「我是的，」同一的聲音回答，「我是的，我底美好的年青人。」

那老婦人領我上了壁立的樓梯，停立在三層樓上的一個門口。湊着那來自小窗口的黯淡的光

線，我見到那鎮長底嬌婦底皺了的臉。他薄薄的唇上是一種狡黠，可憎的微笑，朦朧的兩眼眯了起來；她指着一扇小門。手震顫的一動，我開了門，於是門在後碰上了。

(十六)

我走進了的小房間簡直很暗，起先我看不見愛西亞。她坐着，裹在一件長的圍巾裏，在近窗的一張椅子上，掉轉了頭，試要藏起牠來，像一隻被驚嚇的鳥。她急促地呼吸，渾身戰慄。我覺得不可言說的對不起她。我走上她身去；她單從我掉轉得更遠些……

「婀娜尼古萊夫娜，」我開口說。

她突然斂容；她要來望着我，但是不能我捉住她底手：那是冰冷，好像死了似的攤在我底手裏。

「我要來……」愛西亞開始說，強要微笑，雖然

說她底蒼白的嘴唇不肯服從她：「我要來……不我不能！」她加說，於是住了口。每說一句話，她底聲音越見碎了。

「婀娜尼古萊夫娜！」我重說，連我也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們倆默着無聲。我繼續握住她底手，望着她。她像先前一樣，坐着，擠作在一團，呼吸艱難，咬着地底下唇，因此好不哭將出來而單抑住湧起的淚流。我望着她：在她底怯弱的兀坐不動中有些動人地軟弱無力的樣子；看來她好像已疲乏透了，只剛好把到椅子，就倒在那上面的。我底心在我裏頭消溶。

「愛西亞！」我用了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她慢慢地舉起眼來向我。啊，一個戀愛的女子底目光——誰個能夠描寫？那雙眼懇求着，牠們顯露信心，牠們探問，牠們降服……我不能抗拒牠們底誘惑。牠們底深秘的火燎燒我全身，像燒紅的

針鑽刺着。我俯下身，吻她底手。

我聽得一種像一個斷續的嘆息的戰慄的聲音，我覺得在我髮上一隻手底輕輕撫摩，那隻手像一片葉樣的顫抖。我舉起我底頭，見到她底臉。怎樣突然地啊，它變了容了！害怕底表情已幾全消失了，她底目光好像已遠遠地逝去了，在後勾引着我；她底嘴唇微微張着；她底前額像大理石一樣的白，她底鬚髮向後披去，好像是被風吹散了似的。我什麼都忘記了。我拖她向我身來；她底手服從地順從着，她底全身隨後拖了過來，圍巾從她肩頭滑下，她底頭輕柔地按在我底胸頭——按在我灼熱的嘴唇之下……

「是你底，」她喃喃地說，一種幾乎聽不見的低聲。

我底臂已摟抱着她底嬌體……突然，迦琴的話底回憶像電光一樣閃射過我底心中。「我們在做些什麼呀？」我喊說，跳向後去。「你底哥哥……全

知道了……他知道我要來和你會面!……」

愛西亞 沉坐在一張椅裏。

「是的，」我續說，立起身，走到室底那一頭去；「你底哥哥什麼都知道了……我迫不得已而已告訴了他……」

「你迫不得已！」她不清楚地說。她顯然不能回復她自己，不十分懂得我。

「是的，是的」我說，有些惹怒，「這樁事，全該責備你——單是你！爲什麼你告訴了他你底隱衷？什麼強迫你，把什麼都去告訴你底哥哥？他今天到我那兒來，把所有你會對他說的話都告訴了我。」我試要不望着愛西亞，用了大的步子踱步室中。「現在全都失掉了，全都失掉了！」

愛西亞 想從她椅上立起。

「留着，」我喊說，「請留着。你不得不對待一個正實的人，是的，一個正實的人！——但，上帝在上，什麼興奮了你？你看出了在我身上生了什麼變

化沒有？我不能欺蒙你底哥哥，當他今天到我那兒來。」

「我在說些什麼呀？」我對我自己說，那思想，我是一個不道德的欺騙的人，迦琴知道了我們底會面，全都發覺了，全都洩露了——底思想，不住在我耳邊響着。

「我不會叫我底哥哥來的，」愛西亞說，語聲驚怯，「是他到我那兒來。」

「看你做了什麼呀，」我續說，「而現在你又要走了……」

「是的，我定得走了，」她說，一樣的低低的聲調。「我請你到這兒來單爲向你話別。」

「而你以爲，」我大聲的說，「那在我是容易的嗎，要和你分離？」

「但是你爲什麼告訴了我底哥哥？」愛西亞重說，十分的迷亂了。

「我已早告訴了你，我非如此做不可。倘如你

不先洩露了你自己……」

「我把我自己鎖在我底房裏，」一無虛飾地說，「我不知道房東太太有着別一根鑰匙。」

這番誠樸的辯白，在這麼一個時候從她口裏吐露，在當時差不多使我發氣，但在現在我不能想到了而不動情淚下。那個可憐，誠實，赤心的孩子！

「現在全都完了！」我重又開始說。「全都！現在，我們定要分離了。」我偷偷地望着愛西亞：她底臉龐頓變紅了。我覺得她既害羞又害怕。我踱來踱去，像一個熱病中人在說話。「你不讓剛祇漸漸成熟的溫情有醞釀的時候，你自己先斷了我們底友誼，你不相信我，你疑惑我……」

當我一邊在說，愛西亞的身體越傾越向前來，到末了她跪下膝來，掩蔽她底臉兒在她底手中，而哽咽哭了。我跪近她身，試要扶起她來，但她不肯依從我。我不能忍受女子底眼淚；一見了牠們，我立刻着了慌了。

「婀娜尼古萊娜夫！愛西亞！」我不斷地一再的說，「請——我懇求你——看上帝底面上——止住了吧！」於是我又拿了她底手。

但使我大大的驚愕，她忽然躍起身來，急如閃電，衝向門口，而消失了。

幾分鐘後，當路易士佛牢走進房來，她見我兀立在室之中央，好像中了電擊。我不能懂得怎麼這次的會面是這快的就告了結束，而且是這樣子的愚笨——告了結束了，在我不及說出了我所要說的話的百分之一，或者我應得說的百分之一之前；竟在我自己知道牠會怎樣告終之前。

「佛牢萊茵已走了嗎？」路易士佛牢問我，豎起她淡黃的眉毛，直到假髮底鬢邊。

我像個呆子樣的望着她，於是離了屋子。

我匆匆出鎮，走向田野間去。懊惱，瘋狂的懊惱咬噬着我底胸頭。我陣陣痛責我自己。爲什麼我竟會不明白愛西亞爲何要變更我們相會底地點？爲什麼我竟會不理會她到這個老嫗底所在來定要費她多少的苦心？爲什麼我不留住她？剛才和她一個人在那間幽暗，薄薄有光的房裏，我竟找到了力量，我竟找到了勇氣去棄了她，竟去痛責她。現在，她底印象追逐着我。我求她底寬恕；那記憶，她底蒼白的臉龐，她底含淚羞怯的眼睛，她俯下了的頸上的不鬢的頭髮，她底頭躺在我胸頭的輕柔的接觸——底記憶燃燒着我。「是你底……」我聽得她底低語。「我爲良心所驅使」我不住對我自己一再的說……那不真實！我當真要這麼一個結局！我可能和她分離？我沒有了她可過得？「瘋人！瘋人！」我滿懷怨憤，一再的說。

同時夜漸漸降來了。用了大的步子，我向愛西亞所住着的屋子進發。

(十八)

迦琴出來迎我。

「你見了我底姊妹沒有？」他一見了我，就大聲問我。

她現在沒在家嗎？」我問。

「沒在。」

「她沒有回來嗎？」

「沒回。那是我底不好，」迦琴續說。「我沒有耐心等候。和我們底約相反，我到那小教堂裏去過；她不在那裏，所以我想來她是不會去？」

「她不會到教堂裏去。」

「而且你沒見了她底面嗎？」

我不得不自承說是我已見了她面。

「什麼地方？」

「在路易士佛底家裏。一點鐘之前，我和她

分離。」我添說，「我確當她是回了家的。」

我們走進屋子，相並坐下。我們默着。我們倆都覺難堪。我們不斷地旋過頭來，望着門口，細聽。末了迦琴跳了起來。

「這樣不興！」他喊說。「我覺得怪不好過。上帝呀，她會要麻煩我死了！讓我們去尋她去。」

我們走出。現在天已是十分的暗了，

你剛才和她談些什麼？」他問，拉下他底帽子，遮住眼睛。

「我祇見她五分鐘，」我回答她。「我對她說的話，一如我們所決定了的。」

「我想，」他續說，「我們還是分路去尋去；那樣，我們會快一些尋到她。無論怎樣，一點鐘之內，回到這裏。」

我急促地穿過葡萄園下了山徑，走向鎮裏去。我急穿過所有的街，各處都找遍，竟望進路易士佛牢底窰子裏去，回到萊茵河上，沿岸奔跑。偶或我看見女子底身影，但愛西亞，沒處可以見到。那不再是懊惱了，咬嚙着底心頭；而是一種隱隱的恐懼，苦惱着我，不單是恐懼了，我所感覺的；而也是悔痛，也是猛烈燃燒着的悔心，也是愛——是的，最溫柔的愛！我扭着我底手，望着刻刻濃密的夜底陰影掩來叫喚愛西亞，先是低低的叫，但到後來每次叫得越發高越發高了；我重重說了百千遍，我愛她，我發誓我永不離棄她；我願傾我世上的所有；而得再握一握她底冰冷的手，再聽一聽她底低幽的聲音，再看見一次她在我底面前！她是那麼近我，她抱了萬分的堅決，出于心懷底無比的純潔來委身於我，她帶給我含苞的青春……而我不把她緊緊擁在胸頭，但去剝奪我自己那樣幸福，看她可愛的小臉龐會要怎樣閃耀着歡樂和狂喜底沈靜底。

幸福……這些苦思驅我發狂。

「她能跑到什麼所在去了？她對自己已有了動靜？」我懷了頹灰的失望底憂心而喊說。什麼白的閃現在河岸上。我知道那所在——那兒，在一個似乎七十年前淹死了的人底墓上，立着一個十字架，半埋在地裏，上面刻有斑剝的銘文，我底心也在我裏頭消沉。我跑向十字架去；白的身影消失了。我叫「愛西亞！」我狂野的叫聲驚嚇了我——但沒人應聲。

我決定走去詢問迦琴，他可曾找到了她。

(二十)

匆匆打小徑上山，我見愛西亞底窗裏有一盞燈光。這似乎使我寬了心。

我走上屋子去：門已上了門。我叩着。樓下的不點燈的房間底窗子當心地開了，迦琴底頭探現。

「你已我見了愛西亞沒有？」我問他。

「她已回來了，」他低聲答我；「她現在在她房裏解衣。全都無恙。」

「謝謝上帝！」我心頭是不可言說的狂喜大悅而喊說：「謝謝上帝！現在全都好了。但，你知道，我們定得再談談呢。」

「下次吧，」他悄悄地說，拉上了窗；「下次吧，但現在再會罷！」

「到明天再說罷，」我喃喃地說；「明天全都會解決了。」

「再會！」迦琴重說。

窗關上了。

我幾乎要叩叩那窗。我要立刻告訴迦琴我求他姊妹底婚。但這樣一個婚議……在這樣一個時候……「等到明天吧；」我想；「明天我將幸福！」

「明天我將幸福了！」幸福沒有明天——牠竟也沒有一個昨天；牠不記得過去，不念及將來，牠

單有現在——竟還不是一天，祇是一刻。

我不記得那時候我怎樣回向Z——鎮去。那不是我底腿帶了我走，那不是一隻小舟把我渡過了河，大的強韌的翅兒舉起了我高飛。我經過一叢灌木，那裏面一隻夜鶯正在唱着。我注足靜聽：那在我看來牠是在唱着我底愛，我底幸福。

(二十一)

第二天早晨，當我走近那所熟悉的屋子時，一種情形驚愕了我：所有的窗子都敞開了，門也開着；紙屑歷亂散在門階前；僕人在門口出現，帶在手裏。

我向她走去。

「他們已經走了！」她叫說當我還不及問「迦琴在家嗎？」之前

「走了？」我重說。「你是什麼意思？他們到那

兒去了!」

「他們在今早六點鐘走了的，不說到那兒去。請等一刻，我想來你是N——先生？」

「是的，我是N——先生。」

「女主人有一封信給你呢。」女僕跪上樓去，帶給我一封信：「這兒，先生」

「但那不能的……怎麼會……？」我開始說。女僕笨拙地望着我，繼續掃着地。

我折開了信。那是迦琴給我的——從愛西亞那兒不見隻字。他開頭就請我不要因為他們底突然的告別而見怒於他；他確以為在一再反省後我會首肯他底決斷。他不能夠找到別種方法，出這一種會要見得是艱難險惡的境地。「昨夜，」他寫着，「當我們倆靜默地等候着愛西亞，我最後決然地深信了這個離別底必要。有種偏見，我是尊重；我深明白你不能娶愛西亞。她已全盤告訴了我，為她底甯靜我不得不允許了她幾次三番的懇求……

……」在信底結末，他表示我們底一番相識就這麼快的告結束了的歉意，願我幸福，緊緊友誼地握個手，還求我不要試來尋訪他們。

「什麼偏見？」我喊着說，好像他還能聽得見我。「什麼廢話！誰有權利好把她從我這裏帶了走？」我緊捧住了我底頭……

女僕高聲地叫喊房東太太；她底驚嚇回復了我自己。我祇有一個思想在我心中——去找他們，何論千辛萬苦地去找他們。去接受這個打擊，去順受這個結局，是不可能。我從房東太太那裏得悉他們乘六點一班的輪船，下駛萊茵河去。我跑到賣票處，據人告訴我他們買了到科洛尼底票子。我回轉家去，抱了立刻整裝追蹤他們的決意。我偶然走過路易士佛牢底屋子。忽然我聽得有什麼人在喚我。我抬起頭來，看見在前一天我會見愛西亞的那間房底窗戶鎮長孀婦底面龐。她笑她底令人憎惡的微笑，並用手招我。我正要旋轉身去，但她在

後喚我，說是她有些東西要給我，這些話牽住了我，我走進她底屋子。我又怎麼解釋我底心緒，當我重看見那間房間？

「我真是單就該給你這個的，」老嫗開始說，示我一張小的短簡，「倘如你自己親身來了，但你是這麼一個美好的青年人，所以你該有了這簡的！」

我拿了短簡。

在一張小的紙上匆促地用鉛筆草着下面的字句：

「別了，我們將永不會再遇見了。那不是驕矜，使我走了；不，我非如此做不可！昨天，當我在你面前哭泣，如果你曾說了一個字，單單一個字，我會留着的。你沒說那個字——所以那很明顯，事情還是這樣的好。永遠別了。」

「一個字……」啊，我怎樣的一個瘋人呀！那一個字——……我前一天曾含着眼淚一再說了。我曾擲給野風，我在荒漠的田野間一再說了，但是

我沒對她說出——我不會告訴她說是我愛她！那時候，我連發這個字竟也不能。當我遇見她，在那間不幸的房裏的時候，我不清楚地意識到我底愛；牠竟還沒有喚起，當我和她底哥哥同坐在那可笑而又痛苦的靜默中；牠祇迸發而出，挾了不可抵禦的力量，在數分鐘後，當恐怕肇禍，我開始去尋她，去喚她的時候……但那已是太晚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人家會對我說，我不知道那是否可能或不可能，我單知道那是真實的。愛西亞或許永不會走，倘如在她底天性中有一絲風騷底影子，倘如她底地位不是虛偽。她不能擔受那別的女郎許會能擔受得了的：我不懂得那一層。我惡意的機智曾止住了我唇上的告白，當我末一次在那黑暗了的窗邊遇見迦琴，所以我還能緊握住的末一根線從我手裏溜去了。

那同一天，我捆束我底行裝，回到L——鎮，向科洛尼進發。我還記得當那客輪漸漸駛動而我

默然話別所有那些我所永不能忘的街道，所有那些我所永不能忘的所在的時候，我看見漢卿，她正坐在近河岸的一張長椅上。她底臉兒蒼白，但不淒傷；一個美貌的年輕人正立在一旁，一邊在笑着，一邊在告訴她些什麼；在萊茵河底彼岸，我底瑪利亞繼續從老的槐樹底暗綠的蔭中樹淒傷地向外望着。

（二十二）

在科倫我追跡迦琴們底蹤影，得悉他們已到倫敦去了；我跟着他們，但在倫敦我底探訪全歸無效。好久的時候我不能自安於命運，好久的時候我堅持我底探訪，但到後來，我也不得不放棄找尋他們的所有的希望了。

我從不再見他們了——我竟也從不再見愛西亞了。關於那人的不確實的傳聞倒有傳到，但她是

永遠消失了。我竟不知她是否還活着。一次，幾年之後，當在海外，我看見在一列駛過的火車底車窗中，一個女子，她底臉龐強教我憶起那永遠忘不了容貌，但我或許因什麼偶然的相像而差認了。愛西亞留存在我底記憶中，那同樣的女郎，我在我詔華的時候所認得的，我當末一次見她俯倚在一張低的木椅底背上。

我得自承我不久去悲傷着她；我竟自見，命運善爲擺佈，來阻止我和她結合。我以那種思念自慰，我有了這麼一個妻子，或許倒不是幸福。那時候，我還年輕，將來，那短促流逝的將來，在我看來是廣大無限。我想「那樁事，已是重複再演的事竟是不能比先前的更好，竟是不能比先前的更美滿的嗎？……」我識得了別個女子，但那蜜情，曾被愛西亞在我心頭喚起的蜜情，那種燃燒，溫柔，深得的蜜情，我不再識得了。不，沒有別的眼睛可以替代了那雙眼睛，那雙眼睛，曾一次這麼充滿着愛轉

向着我——沒有別的心，曾緊擁在我胸頰的心我底心曾感着那麼歡樂的甜蜜和他相應過！永苦罰在一個無家飄蕩的人底孤獨的生活裏，我拖延着我淒涼的歲月，但是我保存着，當作神聖的遺物，她底小小的短簡和腿了色的的香葉花——那朵同樣的花兒，那朵她一次從窗頭擲給我的花。她仍含蘊着一縷微弱的香氣，但是那隻給我那朵花的手，那隻我祇有一次能夠緊壓在我唇上的手，或許已久遠以來在墓裏枯爛了罷……

而我自己——我又幾度滄桑？我還有什麼殘留；那些幸福，煩惱的往日，那些高遠的希望，高遠的企望還有什麼殘留：從一枝不足輕重的植物散透出的微弱的氣息，却悠度過人底所有的歡樂，所有的哀愁——竟悠過度兒人自己。

陰歷十二月廿八日細雨黃昏時塵澤完于海上一角

五
十
五
五

上海圖書館

2002.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8657B

柳亞子藏書

No. 506

